



白王祖四大法



皇祖四大法卷十二

江東臣何枬如謹輯

荆溪臣潘孔璧

同校

三阿臣陳克仕

兵法

洪武七年春正月丁卯朔甲戌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雖
建置兵衛偃武連年士卒懈怠而兵餉日勞民供顧謂都
督僉事王簡王誠平章李伯昇曰國家治兵以備不虞自
古賢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重兵之鎮惟在北邊然
皆坐食民之租稅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

事且食一出於民所謂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爾簡往彰德誠往濟寧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爾皆專之

三月丁卯朔是月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陸齡率兵討之 上諭之曰蠻夷梗化自作不

靖今命卿討之軍旅之事以仁爲本以威爲用申明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士心勵雖少必濟人志怠雖衆弗克所謂仁者非姑息威者非

殺伐仁以撫衆威以振旅則鮮有不克齡受命行皆討平之

秋八月甲午朔丁酉申定兵衛之政先是 上以前代兵多虛數乃監其失設置內外衛所凡一衛統十千戶一千戶統十百戶百戶領總旗二總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十皆有實籍至是重定其制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而千百戶總小旗所領之數則同遇有事征調則分統於諸將無事則散還各衛管軍官員不許擅自調用操練撫綏務在得宜違者俱論如律○戊戌遣故元威順王子伯伯齊詔諭雲南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理

也朕起自布衣削平羣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中夏旣安四夷順附無強凌弱衆暴寡之患其納款臣順者咸得保其境土共享承平之福惟爾雲南梁王把匝刺瓦爾密乃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不諒天意猶未臣服以若所爲非貽禍于大理之民必終斃于大理之手斯二禍機必蹈其一有不可逃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因循百年未復故物彼時劫於勢力今元祚旣傾天命已革爾尚據其境土不思改圖禍患之報將不旋踵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之子往諭如上順

天命下契人心卽奉貢來庭則改授印章爾仍舊封羣下皆仍舊官享福於彼不然朕當遣別使者直抵大理依唐宋故事賜以王號合兵加討悔將無及嗚呼胡虜無百年之運今已足信轉移之機在人自審時不可失爾其思之洪武八年春正月辛酉朔庚辰遣使賚勅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曰將軍總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羣飲虜之情僞未嘗知之縱欲如此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酣飲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朕今奪其俸勅冀其立功掩過如猶不悛當別遣代還都督藍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

察之遷民修城非今所宜况軍疲勞已甚若又使之力役不惟供億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計之善也

秋肱戊午朔己未

上遣使勅諭征虜左副將軍曹國公

李文忠左副副將軍濟寧侯顧時等曰孟秋遣爾代潁川侯等還以息風霜之勞今三越月矣曾得胡人消息否可遣輕騎數十潛入其地候其動靜如獲其人必得情實古人用兵務必知彼知己以朕料彼今年得種羊馬頗牧豈不爲苟延之計設若驅其殘兵來寇邊境爾等當督三軍一鼓而俘之彼若不來亦當堅壘壁謹斥候以備不虞○冬十一月丁巳朔是月納哈出寇遼東先是 上勅遼東

都司曰今天寒冰結虜必乘時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阻險扼其歸路虜可坐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納哈出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房高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潰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

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歸都指
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馳寨十
餘里緣河壘冰爲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互隱然如城藏
釘板於沙中設陷馬奔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
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卽豎旗馬雲於城中亦立一大旗令
定遼前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
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
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出奔趨連雲島
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窞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
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
復乘勝逐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筭納哈出僅以身免旺
等相慶曰非主上明見萬里授以成筭何能有此勝也
後旺遣人送乃刺吾至京師羣臣皆請戮之上不許命
乃刺吾爲鎮撫賜以妻妾田宅

洪武九年春正月丙辰朔是月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
友德僉都督藍玉王弼中書右丞丁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
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
邊防不嚴卽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
然受害朕常勅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爲彼所乘

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三月乙卯朔丁丑賜遼東蓋州守禦有功將士文綺布帛勅曰納哈出以塞外餘寇越我遼蓋二城直犯金州是時州城未完戍卒寡少指揮韋富王勝保城却敵又出其不意獲彼裨將其將校軍士宜膺上賞蓋州城池雖完然彼衆我寡若無素備豈不爲彼所乘指揮吳立張良佐房嵩按兵堅壁備禦多方可謂善守而能剉敵矣及敵自金州歸諸將士又能阻關塞晝夜備守使敵人不敢向故道自柞河遁去又從都指揮葉旺追擊俘斬甚衆較之金州

將士功差次之宜膺次賞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能同心協力深思熟慮一出守皆爲得宜葉旺雖居佐貳躬率將士衝冒險難應變出奇使敵人失勢追奔逐北可謂智勇兼濟者矣宜膺上賞馬雲雖居首職選精銳拔勇敢助旺成功亦其能也然坐守堅城比之出戰稍可安閒宜膺次賞於是賜都指揮葉旺文綺帛各一十八疋金州衛將士指揮人各八疋千戶衛鎮撫人各五疋百戶所鎮撫人各二疋總旗人帛二疋布三疋小旗布帛各二疋軍士帛一疋布二疋都指揮使馬雲文綺帛各一十三疋遼蓋將士指揮人各五疋千戶衛鎮撫人各三疋百戶所鎮撫人

各二疋總旗人帛一疋布二疋小旗軍士布帛各一疋陣亡者倍之傷故者增其半

夏四月甲申朔日本國王良懷遣沙門圭庭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且謝罪詔賜其王及庭用等文綺帛有差先是倭人屢寇瀕海州縣上命中書移文責之至是遣使來謝庭用還上以良懷所上表詞語不誠乃復詔諭之曰嘉王篤誠遙越滄溟來脩職貢朕德薄才疎出庶民而帝中土掌握黔黎新造之時邇者未安遠者何懷納王土物良騎於心甚愧然覽表觀情意深機輿略露其微不有天命恃險負固昭然矣易云天道虧盈而益謙蓋尚勇者不

保不道者疾滅凡居二儀中皆屬上天后土之所司故國有大小限山隔海天造地設民各樂土於是殊方異類者處於遐漠陰命王臣以主之使不相矛盾有如其道者上帝福佑之否其道者禍之曩者胡元特違帝命滅無罪之國禍加臣民橫行西北延及中土人莫敢當將謂天下無對矣揚帆東下直抵日本兵未登岸金鼓未振部伍未成天風怒濤檣櫂摧壞致使總兵阿荅海及范文虎等十萬之衆沒於東南此果日本兵精歟抑天道之虧盈歟元雖不能克日本而歸天下諸國尚不敢仰視前數十年元恃兵強虐我中國之人於是豪傑忿然而起與元爭幾二紀

雌雄未決吾最後興師軍不滿十萬馬不及數千不五年而復中土此果人力耶天命耶方今吾與日本止隔滄溟順風揚帆止五日夜耳王其務修仁政以格天心以免中國之內禍實爲大寶惟王察之

六月甲申朔己丑勅諭大將軍徐達等曰六月四日早金星犯畢右股北第一星主夷狄兵起以分野推之應在趙地今故元四大王不滿二百人官軍屢捕不獲前者皆云其衆無馬今乃言有十五騎相從出沒不知劫奪於何人者蓋由爾諸將不乘機勦捕致令若此勅至速遣智勇將士四面捕之母致蔓延其大同岢嵐諸處亦令守禦官軍

嚴爲備禦

秋七月癸丑朔丁丑故元平章兀納歹執伯顏帖木兒自綏德來降先是中山侯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遣人乞降 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以備勅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至是伯顏帖木兒果乘間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衆獲輜重羊馬無筭兀納歹遂縛伯顏帖木兒以降

九月壬子朔癸丑 上遣指揮僉事吳英往北平諭大將軍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有奸人刺客陰謀事凡閱兵馬習騎射進退之間皆當謹備

可徧諭諸將亦當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闈
官尤宜防之惟南去者可以使令蓋將者衆之死生國之
安危係焉能戒慎之庶可免憂

洪武十一年夏六月辛丑朔己巳五開洞蠻吳面兒等作
亂靖州衛指揮僉事過興死之初面兒以邪法惑人因聚
衆爲亂興卽以兵三百往捕之衆寡不敵興父子爲賊所
執俱被害事聞 上命辰州衛指揮楊仲名率師討之勅
曰三苗無道倚恃險阨不通人事不奉天時屢起盜心久
爲民害近又殺害過興罪不可恕今命爾爲總兵官率辰
沅等處官軍及土著隘丁兵夫討之爾其思制人之韜略

相機進取以弭民害其辰沅等處應調官軍悉聽節制

秋八月庚子朔己巳遣使賚詔往金山諭元將納哈出曰
人生天地間能觀天地變化之機知時識勢而不失者乃
爲傑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爾爲元臣忠則
忠矣何苦違天道昧人事而失德若是耶昔者爾被獲於
江東朕特縱爾歸此朕順人心而生全爾也大抵人蹈患
難者孰不欲脫患難而全其身當時爾在俘囚之中果願
死乎生乎若以此心度之則必不敢肆其殘忍矣况兩軍
之間有力不及爾者被爾拘囚之爾能以己之受患欲脫
之心推及俘囚爾必大昌福及後嗣矣爾乃不能以己心

推之盡殺弗顧如去年冬爾將兵寇我邊境回軍之日棄卒多矣朕皆生全之未嘗輕殺一人曩者萬戶侯黃儔奉朕命而往豈儔之所願哉實由朕命不得已也且其人嘗有恩於爾何期爾不思好生惡死之心一旦殺之爾之患難爲儔所生儔之身爲爾所殺人可欺天不可欺天心鑒爾禍將歸焉今爾與朕守邊將士旌旗相望略較勝負彼此相當矢石之下罹害者衆然已往之事不咎未來者可不思乎自今已往若能通一介之使雪前日之愆朕亦不較不然必致生縛於此之時何面目以見朕諭至其審思之

冬十一月庚午朔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至京 上遣使賚勅諭之曰三苗不仁自古帝王多撫之而終不遵化是以累世爲良民患今年朕遣爾率兵進討果有韜略十一月一日飛捷至京朕甚爲之喜聞諸蠻旣平獨吳面兒遠遁谿洞人事異宜險阻亦異勢不必窮追彼惡稔貫盈自將夷滅是命內臣尚履奉御呂玉詣軍觀兵閱勝爾其盡心撫綏以副朕意

十二月己亥朔戊辰遣高麗使還以勅諭之曰汝承奸臣之詐不得已而來誑我今命爾歸當以朕意言於首禍之人曰爾殺中國無罪之使其罪深矣非爾國執政大臣來

朝及歲貢如約不能免問罪之師爾之所恃者滄海耳不知滄海與我共之爾如不信朕命舳艫千里精兵十萬揚帆東指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滅爾類豈不俘囚其大半爾果敢輕視乎

洪武十二年春二月戊戌朔癸亥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曰二月二十五日報至知大軍已入西番朕思之自河州至西番多不過五六日今諸將已至其地勝負必決矣符至爾卽率師從洮州鐵城之地取道而出朕嘗有密諭當遵而行之事宜速成山西之軍卽令還衛洮州尤宜擇人守之○丙寅征西將軍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三副

使阿卜商河汪順朶羅只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磧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來報捷且請城守事宜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矣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楊林孫禎李聚丁能等領兵守之三月戊辰朔庚午勅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曰捷音至知番寇潰散大軍見追餘黨西番已定河州二衛之兵止留一衛以一衛守洮州其岷州守禦士卒未可輕動宜留以鎮靜之鐵城諸地民多蓄積軍士可以自供凡有酋長皆送京師山西之兵聞已遣還甚合朕意西涼寧夏

之兵亦卽遣之陝西河南之兵步卒先還騎士留彼悉收西戎餘寇事在乘時毋至再三○辛未敕平羗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松潘僻在萬山接西羗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而蠻酋屢入爲寇擾我邊民命爾帥師征之不得已也三月三日捷至知松州巴克徐將資糧於容州進取潘州若盡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料彼聞大軍聲勢理必自服但高城深池擇士卒勇鷲者守納都疊溪之路其青川驛道無阻遏者不守可也凡來降諸酋長必遣入朝朕親撫諭之敕至可分一軍先還四川別有調遣○丁亥曹國公李文忠等遣使言官軍守洮州饋運甚艱民勞不便上敕諭之曰洮州西控蕃戎東蔽湟隴自漢唐以來備邊之要地也今羗虜旣斥若棄之不守數年之後蕃人將復爲邊患矣慮小費而生大患非計也勅至今將士慎守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爲二年軍食阿卜商之遁必走黑章咱之地只於其地索之瘦瘠子不論遁於何地必擒縛送京而後已

夏四月丁酉朔甲辰成都嘉定州眉縣賊人彭普貴誘衆作亂劫掠居民轉攻州縣眉縣知縣顧師勝率民兵捕之爲賊所害四川布政司都指揮使司以聞 上賜詔褒之復以綺帛恤其家仍勅四川都指揮音亮等曰覽奏知嘉

定忠州等處土民爲妖人所惑乘隙爲亂燔掠城池勢甚猖獗勅至卽遣官軍勦捕如力不及須煩大將軍征討遣使來言毋失事機○庚申遼東守將潘敬葉旺等奏言高麗遣人致書遺禮物 上賜敬旺璽書曰古者能將出禦封疆入衛京畿無不謹密故雖內臣懷奸外敵挾詐無間而入焉奏至言高麗行禮一節斯非彼殷勤致敬之意蓋間諜之萌也且高麗古稱東夷聖人有言夷狄禽獸也輕交必離重交必絕未有能始終者觀其書及都評議司之文雖不明言其漸已見矣可不知所備乎吁爲人臣無外交爾等其慎之○乙丑遣使敕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

英等曰四月庚申日交暈在秦分主有戰鬪之事己未太白見東方至於甲子順行而西西征大利爾等宜順天時追擊番寇○己丑敕諭四川都指揮音亮朱輔等曰近因寇盜剽掠居民已敕爾等勦捕之然聞不速進兵淹留道途反爲民害遂使賊衆愈盛寔由爾等失機敗事特遣鎮撫楊華馳諭如不卽擒寇賊歸良民妻子而徒勞師旅則爾等之罪何逃軍中唯指揮茅貴勇略有功千戶瞿關亦能效力其餘將士勤怠朕悉知之各宜勉力以成厥功○庚寅敕曹國公李文忠曰近四川土人以妖言惑衆相扇而起守禦官軍討之未平爾若還師陝西宜分一軍遣官

率領由棧道速撲滅之若未至陝西亦宜預定其計庶免賊黨蔓延以安蜀中

六月乙丑朔丁卯勅諭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大軍入松州克戎虜於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爾之功亦懋矣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則是困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或於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計議來奏既而玉言松州爲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從之遂詔玉還軍四川○命都督僉事馬雲統兵征大寧 上諭之曰聞寇甚黠知官軍至悉遁入山兵回復出如是則宜

以大軍分駐要害之地遣人招撫之招之不至則伏兵以伺必盡獲之凡得賊首卽其地斬之以警其餘○壬申遣使敕曹國公李文忠曰使至言爾已還至隴州如見前日勅符宜且駐鞏昌若再往岷洮恐士卒勞倦難於隨從西平侯計此時還師洮州凡有機略必能自決來使言鐵城一路尚有餘寇剽掠恐大軍已出無能禦之者故前諭言必守新城爾初使去其文有二一欲其遺於道路一以至爾所今土官捕逃者以獻乃其機之應也爾知之乎○甲戌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

詐其性多頑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隨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跡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今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丁亥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曰六月二十三日曉金星犯井東第三星占主秦分有兵故特遣人諭及之前命爾等乘大軍之勢起送番酋赴京今已久矣人必懷疑如未遣且宜停止加意慎密務在

安輯以防其亂○辛卯勅陝西都指揮使司曰報至知西固城番人作亂已遣八百戶兵擊之恐非決勝之計此作亂者必瘦瘠子此虜狡黠未易輕也宜預防之勿中其計秋七月乙未朔丙辰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等討四川賊人彭普貴等平之初普貴等爲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使司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玉盡殲其衆遣人奏捷上以勅勞之曰舊歲妖人作亂命爾西征爾跋涉山川究心日夜奮揚威武勦絕其類以除民患朕甚爾嘉以今觀之非惟人事之當然實天有以相之也始妖人暗構愚民已有年矣土民因而作亂乘時蜂起爾之未至四川也

指揮音亮等用師不律致妖人殺害良民至今猶未加刑
故特遣人勞爾之功命以軍法從事夫國之用將所以捍
禦奸侮也如亮者安能保其祿位乎罪不可宥如勅行之
八月甲子朔乙酉陝西都指揮使司遣人來奏言西番首
賊雖已遠遁未卽擒獲恐大軍旣還之後乘間出沒爲邊
民患請發三千騎駐鞏昌臨洮彼若出沒卽乘機勦除
上遣使報曰爾言是也但邇者天象數見不可輕易動兵
且以騎兵之驍勇者就各衛訓練有警卽出乃全策也○
壬辰遣使勅莊浪涼州碾北三衛指揮曰近碾北衛來報
番將朶兒只巴部下有人來降備言朶兒只巴與阿卜商

三副使烏合之由未審然否然不可不爲之備吾度其人
馬不下數萬不久必將入寇涼州莊浪碾北之地爾等宜
慎防之士馬不可輕動此時田禾已收野無所掠彼亦安
能久居此不過恃其衆多欲擾邊境耳彼果衆多且宜按
兵固守觀其有隙而後擊之

冬十二月癸亥朔丁亥 上御奉天門謂左都督丁玉曰
爾近征威茂諸州幸已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
有之又待之不得其心夫爲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
故推誠待人則人爲我用若待之不誠人亦孰肯盡心效
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之是尚何足

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也既往之功幸焉有成後將有命宜審於此

洪武十三年夏四月辛酉朔丁亥都督濮英復請督兵略地開哈梅里之路以通商旅 上賜璽書日報至知所獲人畜略地之請聽爾便宜但將以謀爲勝慎毋忽也所獲馬二千可付涼州衛

五月辛卯朔丙辰勅諭遼東都指揮使司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誼至遼東朕觀其來咨知東夷之詐將以構大禍也此來豈誠心哉爾等鎮戍邊方不能制人將

爲人所制矣且高麗朝貢前已違約朕嘗拘其使詰責之後縱其歸令當如約則事大之心其庶幾乎使既還未聞有敬畏之心乃復懷詐令誼作行人假稱計事此非有謀而何前元庚申君嘗索女子於其國誼有女入於元宮庚申君出奔朕之內臣得此女以歸今高麗數以誼來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備毋使入窺中國也勅至當遣誼至京別有以處之

秋七月己丑朔庚子詔留高麗使者周誼於京師而遣其通事先還且勅遼東都指揮使潘敬葉旺曰禦邊之要務在深思所以深思者必欲審勢度宜匪張威武孰使懷恩

恩威得宜庶幾制人而不制於人前者高麗不能如約假稱計事遣人詣遼以覘中國今留周誼於朝歸其通事爾等且縱此人賫誼書歸更約必以禮來若或妄遣人至就邊止還勿令入境高麗昔在漢隋唐時或降或叛侵擾邊疆若輕與之交久則必以奇貨招誘戍兵故昔人雖不明爲捍禦而必實其邊地者以此今縱與其來亦不可不備八月己未朔辛酉遣使勅諭廣東都指揮使司及南海衛指揮使司官曰戍邊禦侮不致民艱將之善也若居斯任者爲國不能宣忠效力爲民不能禦災捍患是廢其職罪將何歸前者海寇出沒爲患不一東莞尤甚爾等坐視生民塗炭朕將致罪而復容之者待爾俘囚來獻以功蓋愆也今久不捷報事果何如故勅爾等宜討寇必克擒縛以來若仍前怠事則并問東寇之罪爲將者不任律有棄市之條爾其聽之

洪武十四年春三月丙戌朔辛丑命宋國公馮勝佩征南將軍印節制河南賜手詔曰河南爲天下重鎮地廣民稠士馬甚衆方今大將軍征北特命爾節制其地宜休息民力訓練士卒以佐征討○壬寅遣使賫勅諭征虜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左副將軍信國公湯和右副將軍潁川侯傅友德曰今夏及秋胡人必伏精兵於近塞以待我師卿等

欲輕騎進擊不可不深爲謀必先知彼虛實乃可行軍若知彼之計宜遣三四百人先入其境而以精騎繼之其先行者必有擒獲執而詢之可得情實有伏則引還誘其追我度其行遠勢困則返擊之必得其利無伏卽以精兵擣之可也若大軍未可出塞且留營北平

夏四月丙辰朔遣使賫勅諭宋國公馮勝曰今天象有警占在大梁乃爾所封之地爾今正在彼處當早夜謹畏王之宮殿已成王城內外護衛嚴密馬步士卒各加訓練其在爾左右爲圍子手者王府有馬毋令牧於遠地常令兩軍守一馬軍皆須精銳者但有異聞卽乘馬至報爾就語

都指揮馬兒亦宜慎防察人動靜馬兒卽徐司馬也

五月乙酉朔甲寅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矍鑠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封交趾朕常嘆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乃固請爰命爲大將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秋七月甲申朔戊戌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十匹 上命却其貢仍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傳世長民今不奉 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爲險阻山爲固妄自尊大肆侮鄰邦縱民爲盜 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 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蛙仰觀鏡天自以爲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涉獵古書不能詳細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歷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

構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也王其審之復移書責日本征夷將軍曰日本天造地設隔崇山限大海語言異風俗殊俾自爲治然覆載之內外邦小國非一所也必有主以司之惟仁 天必輔之不仁者天必禍之前將軍奉書我朝丞相其辭悖慢可謂坐井觀天而自造禍者也往者我朝初復中土日本之人至者云使則加禮遇商則聽其去來斯我 至尊所以嘉惠日本故遣克勤仲猷二僧行及其至也加以無禮今又幾年矣洪武十二年將軍復奉書肆侮今年秋僧如瑤來乃陳情飾非羣臣

言是必貪利而謀者請誅之我 至尊不允曰彼小人無
知聽其使令殺之何益福善禍淫天鑒在上吾中國雖大
安敢違 帝命本部既聽德音專差人涉海往問如瑤之
來果貪利者歟實爲使歟將行羣臣又奏曰今日本君臣
以滄海小國詭詐不誠縱民爲盜四寇鄰邦爲良民害無
乃夫將更其君臣而弭其患乎我 至尊又不允曰人事
雖見天道幽遠奚敢擅專若以舳艫數千泊彼環海使彼
東西趨戰四向弗繼固可滅矣然於生民何罪本部復觀
彼遊方之徒皆無德沙門忘中國之寬構是非於兩端識
者嗤之治民之國信浮圖而構大禍古至於今未之有也

彼嘗謂元之艤艫漂於蛇海將謂天下無敵吾不知以天
歟以人事歟若以人事較之元生紫塞不假舟梁蹄輪長
驅經年不阻而爲有疆蓋長於騎射短於舟楫耳況當是
時日本非元之仇讎非鄰邦之患害元違 帝命好強尚
兵加以 天厭征伐海風怒號沉溺巨艦淪沒精兵將軍
以爲國人之能亦何嘗見元師之盛聚則駿騎雲屯散則
馬蹄雷震戈矛掣電旌旗蔽空露刃哮吼鬼魅潛走所以
八蠻九夷盡在馭內惟爾日本渺居滄溟得地不足以廣
疆得人不足以充用所以微失利而不爭所以畏 天命
而弭兵禍以存日本之良民也今乃以敗元爲長勝以叢

爾之疆爲大以余觀之海中之洲截長補短周匝不過萬里以元之蹄輪長驅而較之吾不知孰巨孰細者也今日本邇年以來自誇強盛縱民爲盜賊害鄰邦若必欲較勝負見是非辨強弱恐非將軍之利也將軍審之

八月癸丑朔乙丑南雄侯趙庸平陽春縣蠻寇奏捷京師上勅諭之曰嶺南民人入籍旣久屢叛屢征朕非得已舊歲命卿鎮撫其地惟陽春之盜出沒剽掠久爲民患卿以兵剿平之捷報至京朕甚爾嘉但所奏俘囚數多朕思凡民之亂由有司不能撫恤以致作亂卿可會都司布政司取俘囚中首惡者誅之脅從之黨釋歸田里庸得勅乃

斬首賊李佛蔭數人餘皆釋之

九月壬午朔 上御奉天門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爲右副將軍統率將士往征雲南友德等旣受命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旣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

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旣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
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師行
上出餞於龍江○遣使賫勅符諭播州宣慰使楊鏗曰曩
者元綱不振亂兵四起四海之民不遑安處朕旣混一寰
宇四征弗庭蠻夷酋長罔不稱臣入貢其或志在偵伺未
篤事大之誠徒取禍敗爾鏗世守播州作朕藩屏然輕聽
浮言易生疑貳故積愆日深今大軍南征多用戰騎爾當
以馬三千率酋兵二萬爲先鋒以表爾誠符至奉行毋違
朕命○乙酉勅諭宋國公馮勝河南都指揮使徐司馬曰
天象屢見不可不警大梁軍民雜處宜用心撫安之今秦
王晉王還京宜選精銳將士嚴密宿衛王到之時宋國公
出迎則都指揮城守都指揮出迎則宋國公城守爾其夙
夜加慎毋忽

冬十一月辛亥朔乙丑勅諭遼東都指揮使潘敬等曰前爾
奏云高麗入貢如約觀卿處置甚合事宜高麗奸臣李仁
篡弒其主臣民畏其黨衆而屈從之今幾年矣曩者中國
之君以力服之者有焉以德懷之者有焉如高麗之奸頑
不能懷德惟威之畏故前人以力得之其爲生民之禍亦
甚矣雖有時而懷德待之以禮旋復詭詐竊發背叛不常
累代兵征蓋以此也今李仁雖云願聽約束未知臣節久

將何如卿與諸將其慎之高麗貢獻但一物有不如約卽却之境上固守邊防毋被其誑○戊辰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等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於白石江先是梁王把匝刺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上所謂出奇制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黃失措友德卽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旣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

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銳扼水上英於是別遣數千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英乃拔劍督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陳我師畢濟旣陳友德麾兵進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衆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其業夷人見歸者皆喜慰而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自率衆數萬擣烏撒分遣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率師趨雲南○辛未遣使齎勅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內

使羅信至知將軍調度有方節制嚴整普定諸蠻俱已摧
奔但未知此時事勢何如烏蒙烏撒果降否前恐蠻地無
糧符報將軍令分軍回衛今知資糧於敵軍可不必回也
○遣內使賫勅諭烏蒙烏撒諸酋長曰朕歷覽羣書見西
南諸蠻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以小事大義所當然朕
受天命爲天下主十有五年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
諸處酋長猶桀驁不朝朕已遣征南將軍穎川侯左副將
軍永昌侯右副將軍西平侯率大軍往征猶恐諸酋長未
諒朕意故復遣內臣往諭如悔罪向義當躬親來朝否則
遣人入貢摠爾誠款朕當罷兵以安黎庶爾其省之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甲午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
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
曰比得報知雲南巴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
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旣克必置都
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旣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
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
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無挾兵刃至如靄翠輩不盡服
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每衛
限百人可先遣還○庚戌詔諭烏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
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二

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場用是命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賚詔諭爾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卽加兵討之於戲春秋之義罪莫大於拒王命納逋逃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

閏二月辛巳朔戊戌勅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報知摧堅撫順之方運籌決勝之略然雲南自漢以來服屬中國惟宋不然胡元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彼肆侮朝廷命卿等討平之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當卽進討故命福馳回諭諸將軍夷性頑獷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計攻戰之策諸將軍必籌之熟矣若頓師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進取一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所奏事宜悉從爾請

夏四月庚辰朔己亥吉安侯陸仲亨遣使馳奏烏撒諸蠻復叛上勅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

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卽今勢在必守其東川芒部烏蒙未可遽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尚多爾其慎之

六月戊寅朔丙戌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盤江道路尚梗且乏糧食符到可留兵四百守水西城以觀靄翠動靜普定亦留兵如水西且令兩軍合勢日攻烏撒諸蠻取糧爲食彼將奔命不暇尚暇擣我空城耶不然則

士卒饑困矣○辛卯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南二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關索嶺諸蠻悉除蕩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砦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擣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傍土寨卽未能下俟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

秋七月戊申朔己巳遣留守右衛鎮撫李杲往西涼諭都督濮英及守禦都揮宋晟曰七月二十日晚彗星出西北主有賊兵出入宜警備自今回回之地有馬駝羊畜入境止遣親信一二人往視切勿發兵迎之此輩或以假貿易

皇朝四... 卷十二
為辭伏賊兵於後也慎之。○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雲南守禦諸軍餽餉不足朕遠度事宜惟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普定之地可留兵守禦東川芒部烏蒙則未可也若烏撒既克亦宜少留兵戍之其餘士馬悉令討擊未服諸蠻俟其懾服然後以東川之兵駐於七星關之南烏撒之北中為一衛其餽餉則東川之民給之若烏撒立衛則令烏撒之民給之或七星關或烏蒙或芒部立一衛各俾本土之民給之自永寧以南至七星關中為一衛令祿照弄子等蠻給之皆俾餽餉歲足如是則兵衛相

屬道路易通無事則分兵駐守有警則合兵剿捕若分兵散守深入重山蠻夷生變道路梗塞則非計也符至諸將當慎飲食撫士卒俟諸蠻悉定方可班師。○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曰都督郭英及張王二都督之兵如已會慎勿輕分且屯駐左右隨機調用其水西衛兵急宜調出止留一千或四五百足矣靄翠之民今必不敢為亂盤江路通西堡既克則普定亦止可留兵千人守禦餘皆令於烏撒之地就糧自贍

八月丁丑朔辛巳遣使勅勞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等曰卿等提

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于可渡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于金齒不戰而服檄定百蠻威來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尊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勞之尚勗之哉○乙未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等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擊敗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路隘必不可輕動宜以永昌平涼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軍會而爲一以大勢壓之則一舉可殄矣人自七星關來者又云芒部烏撒之蠻至夜舉火挈家入靄翠之地符至可諭靄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索嶺非古正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蹂之開此道以接普定則芒部酋長必盡獲以來將軍其熟圖之○乙巳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雲南士卒艱食措置軍事貴乎得宜不則大軍一回諸夷復叛力莫能制其士卒逋逃者旣入蠻地不復能出蓋非蠻人殺之則必爲禁錮深山使之耕作凡守禦之處當以此曉之藍玉費聚吳復三侯王張郭三都督會所部兵馬窮索山林則餘寇可悉擒也兵旣艱食固不宜分止於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來無礙矣靄翠之地必以十萬衆乃可定也凡此數者

皇朝四代通志 卷十二
朕所見大槩耳萬里之外豈能周知若軍中便宜則在將軍等自處置也

九月丁未朔丙寅 上勅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等曰
九月乙丑夜熒惑犯南斗蓋上天垂象以示監戒自昔蠻夷叛服不常卿等率師久勞于外恐衆心懈弛爲寇所乘宜嚴加戒飭以備不虞且蠻夷好置毒水中將士飲食極宜謹慎以副朕懷

冬十月丙子朔丙申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者烏撒蠻人叛亂賊殺官吏彼蓋未覩大勢軍威必謂我軍散處緩不及應故有此變朕觀彼中地勢旣守臨安楚雄大理則曲靖普安烏撒建昌亦在必守其東川芒部諸蠻之不服者必戮其渠魁使之畏懼不敢反復若班師則一衛留兵不過五千賊勢若合豈無數萬衆寡不敵何以能守今止留兵百餘人守城餘則盡令入山搜捕其黨使彼智窮力屈誠心款附方可留兵鎮服卿等其共圖之且乘兵勢修治道途務在平廣水深則構橋梁水淺則疊石以成大路烏撒東川芒部之地亦皆治之仍召其土酋令諭其民丁各輸糧一石贍軍治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不如此不可也

皇朝四代通志卷十三
洪武十六年春二月乙亥朔辛巳遣鎮撫桑昭賚勅往諭
遼東都指揮潘敬葉旺曰二月六夜太陰有象主胡兵入
寇今遣使諭爾知之當嚴加號令命各衛指揮千戶百戶
而下多方警備已命都督於顯等運米四十萬石度海又
發步騎數十萬屯駐北平真定等處皆爲天象之故若胡
兵果犯遼東卽以北平步騎邀其歸路勿令縱逸

三月甲辰朔 上以雲南平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諭征南
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
平侯沐英曰卿等久勞於外今蠻夷已平可以班師若遲
速之期宜自審度○復諭西平侯沐英曰雲南雖平而諸
蠻之心尚懷疑貳大軍一回恐彼相煽爲患爾其留鎮之
撫綏平定當召爾還

夏五月甲辰朔乙巳勅天下衛所以時訓練士卒至冬月
農隙則以善射者十選其一更番赴京較試不中者罰及
指揮千百戶仍命五軍都督府定賞格凡射中的者賞鈔
五錠連中者六錠中不及的者三錠不中者亦給鈔一錠
爲道理費

六月癸酉朔己亥遣使賚勅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
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詢知
死可伐之地有三十六路在故元時皆設官治之其地後

爲蠻人所專已四十年繼又侵楚雄之西南遠幹威遠二府梁王力不能制終爲蠻夷所有以此觀之雲南不可不備邊事機密自宜審度若死可伐不必備大軍可回也回時必經羿子九寨及戎縣之地五村大壩上下等鄉落卜池等處黃平羅木洞蠻靄翠所屬阿呂兩宗碎瓦莫得阿胡阿遣等蠻嘗助烏撒殺害官軍者如其帖服則斂兵而過如尚觀望懷疑宜耀兵威使其知懼聞外事務必在中節卿等宜體朕意

冬十月辛未朔己亥廣西都指揮使耿良言田州府知府岑堅泗城州知州岑善忠率其土兵討捕徭寇多樹功績

臣欲令其選取壯丁各五千人立爲二衛以善忠之子振堅之子永通爲千戶統率其兵俾之守禦且耕且戰此古人以蠻夷攻蠻夷之策也如此則官軍無遠冒瘴癘之患民免饋運之勞矣詔是其言行之

洪武十七年春正月己亥朔庚戌 上與翰林院侍講學士李翀等論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璀爲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翀曰惟 陛下聖明深知

此失 上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此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夏四月戊辰朔癸未賞征南將校先是詔禮部曰賞賜國之重事所以報賢勞而勵士氣權度毫髮一失輕重則上爲失禮而下無所勸朕有天下十有五年雲南越在萬里負固不服故命大將軍率師討之諸將士冒瘴癘踰險阻霧雨薄肌體沾汗濡甲冑而能效忠宣力搴旗斬將登城拔壘使天誅無留良善附順甚者身委矢石爲國効命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爾禮部其核

定議行之至是議上 上以爲賞薄曰將士甚勞苦此非所以報有功也其重賞之

六月丁卯朔庚寅 上諭禮部臣曰曩者發兵征雲南朕憫其勞苦出師臨陣皆有賞賚比者將士還京論功行賞士卒已令五軍十衛驗名給之近聞有賞不及格者或所司有欺蔽者致使竊議於外爾禮部卽榜諭諸軍或受賞不及格與有勞而不及賞者皆許陳訴驗實賞之

秋七月丁酉朔己未勅諭延安侯唐勝宗靖寧侯葉昇曰爾等名世之臣前者遣鎮遼左朕嘗備諭高麗必數有使至今果然矣然勿爲善說所誘勿爲華麗所惑豈不見曹

魏之將田豫者爲護烏丸校尉却賄之故况高麗今春使至賄賂京官甚重內有一单云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下等人若干以此觀之甚無禮也設使受其賂者少有所知豈不赧哉今爾等知誘而能奏田豫不得獨名千古矣遼壤東界鴨綠北接曠塞非多算不能以禦未然爾等算有餘則名彰矣○壬戌景州侯曹震言容美管勾沿邊大旺散毛等洞蠻寇時出劫掠爲民患已令施州衛及施南宣撫覃大勝招之如負固不服請以今秋發兵討之又言西番有名朶甘思曩日族者去松州計程八日約其衆三千餘人馬二千餘匹牛羊以萬計屯於劄八草地洮河之

西又有思曩日大族其人馬尤盛請於來春二三月水冷草木未生牛馬饑瘦之時發兵擊之可盡獲也 上遣使諭震曰以利而動非兵之善宜鎮靜以俟無輕舉也若其不服則以兵討之

九月丙申朔 上諭都督府臣曰朕自布衣奮跡淮甸與羣雄角逐十有五載而成帝業皆賴爾諸將士之力然朕每思之當臨機決勝陳師賈勇固出於諸將而摧鋒陷陣衝冒矢石則士卒實先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自公侯至於列校皆有爵祿傳及子孫而士卒艱苦乃無異平昔朕甚憫焉曩者雲南諸夷負固弗庭勞師遠征瘴煙毒霧萬

死一生若此者尤在矜卹爾五府閱諸兵籍凡征南士卒其自丁酉年以前隸兵者悉俾爲小旗以酬其勞不必比試

冬十月乙丑朔丁卯命將士運糧往遼東 上諭之曰海道險遠島夷出沒無常爾等所部將校毋離部伍務令整肅以備之舟回登州就彼巡捕倭寇因以立功可也

閏十月乙未朔丁未 上諭都督府臣曰瀕海兵衛本以防禦倭夷今台州倭人登岸殺其巡檢守禦官兵所職何事命逮其指揮陳亮趙全至京師罪之

十一月甲子朔丙寅江西布政使司叅議胡昱言納哈出竊據金山恃強爲患元嗣君帖古思帖木兒孱弱不能制納哈出名雖元臣其實跋扈然其麾下哈刺章蠻子阿納失里諸將各相猜忌又勢孤援絕若發兵擊之可一舉而擒也 上曰利其弱而取之非武也因其釁而乘之非仁也納哈出爲人朕素知之不過假元世臣之名以威其衆爾然人心外合內離亦豈能久今姑待之若其一旦覺悟念昔釋歸之恩幡然而來不猶愈於用兵乎不然爲惡不悛將自取亡滅爾言雖善然未可遽動昱故元降將也 十二月甲午朔甲寅西平侯沐英奏近者發兵捕討普定蠻寇已平今復移師剪除廣南維摩餘孽以通田州糧道

巡撫臨安而還 上曰英能如是朕無南顧之憂矣

洪武十八年春三月壬戌朔辛巳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來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丙申遣使諭遼東都指揮使司曰近聞軍中鎗刃及城頭皆有火光鎗刃火主兵城頭火則有可疑以有兵之象而加可疑之事宜慎守而豫防之

秋九月庚申朔戊子遣使以勅諭秦王棧晉王桐周王橚曰近者五星太陰皆犯井主秦晉周有兵今客星又入太微此非小異也符至秦兵勿出關周晉之兵不宜有所調

遣止於本國訓練防閑慎之慎之○勅諭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曰行師用兵須晝夜防慎毋輕視蠻人深入其地雖來降者亦須審察慎勿輕信其辰沅寶慶等處士卒壯者攻戰弱者運糧務使軍容整肅餉饋有餘楚王尚幼未能練達軍務故遣都督劉寧來總宿衛之兵軍旅之事卿自裁決然後啓王知之

洪武十九年冬十二月癸未朔 上諭宋國公馮勝曰納哈出據金山數侵擾遼東宜於大寧諸處邊隘分兵置衛以控制之遂詔戶部出內庫鈔一百八十五萬七千五百錠散給北平山東山西河南及迤北府州縣令發民夫二

十餘萬運米一百二十三萬餘石預送松亭關及大寧會
州富峪四處以備軍餉每夫運米一石給鈔六錠爲其直
及道里費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癸丑 上命宋國公馮勝爲
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爲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爲
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爲左叅將東川侯胡
海武定侯郭英爲右叅將前軍都督商嵩叅贊軍事率師
二十萬北伐又命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江陰侯吳
良等皆隨征師行 上諭勝等曰虜情詭詐未易得其虛
實汝等慎無輕進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

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納
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旣而 上復遣前所獲番
將乃刺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及毛閩撒里達温蠻子晃
失台和尚伯蘭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奮爭朕自甲辰
春親定荆楚歸遣諸將東平吳越洪武初遂命中山武寧
王開平忠武王率甲士渡江越淮以定中原元君北奔深
塞於是息民於華夏諸夷附者莫不奠安今二十年矣唯
爾納哈出等聚兵愈出沒不常意較勝負由是乃刺吾留
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推人心誰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
特命其生還以全骨肉之愛且聞其善戰今遣北歸更益

爾戰將他日再較勝負爾心以爲何如嗚呼天之改物氣
運變遷果人事之必然耶抑天道之使然耶茲命儀禮司
官前僉院蠻子鎮撫張允恭送乃刺吾抵爾所在使者未
審可還乎餘不多及

夏四月辛亥朔癸未制諭 燕王曰故元舊臣阿速哈刺
兒伯顏忽里二人今授以指揮之職令其管領達達軍士
數雖不多然皆可用况北平風土素所諳練曩者所起阿
速部長云有千餘符頭宜選能騎射者二三百人或百人
差官送軍中令總兵官擇千百戶員外賢者領之果能騎
射則以此符給之令充先鋒視其能戰與否尤必早夜警

察譏其出關點選明白慎無輕慢縱弛指揮號令務在得
宜

五月庚戌朔庚申遣使齎勅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仲
亨平涼侯費聚南安侯俞通源四川都指揮使甯正楚雄
衛指揮袁義大理衛指揮鄭祥品甸衛指揮賴鎮金齒衛
指揮李觀儲傑等曰近御史李原名歸自平緬朕聽其所
陳知百夷譎詐之詳雖百千萬言無一言可信由是觀之
蠻夷反欲窺伺中國爲我邊患符至可卽葺壘金齒楚雄
品甸及瀾滄江中道須高城深池固其營柵多置火銃爲
守備賊來勿輕與戰相機乃動往歲雲南軍中遣人至百

夷多貪財貨不察事勢輕重張威賈勇貽笑諸蠻又因靖江王不才以大理印行令旨皆非道理致其侮慢上累朝廷繼今不許一人往平緬惟靜以待之彼若有文移則大略荅之否則勿荅應有職貢之物皆不得取如是數年之後則麓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卿等固守朕言毋怠○丙寅遣使齎勅諭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往者慶州之捷俘虜赴京者皆云胡已北行遼東送來降者所陳亦同五月五日得軍中遣至降胡又云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朕計羣胡雖起營北行似若遠遁尚恐詭謀竊發尤不可不爲之備況今天象水火相犯迫

至八月天象屢有警諸將宜嚴號令整行伍遠斥堠以逸待勞則必有當之者矣○辛未 上復遣使密勅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前日以天象之變戒卿等軍中之事嚴爲之備今觀所徵其咎在虜揆之人事正與天合宜乘機進取不可稽緩朕計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且胡主謂我得志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乘其趨趨攻其無備虜衆可盡圖也

六月己卯朔己亥遣使齎勅諭金齒衛指揮儲傑嚴武李觀等曰金齒遠在邊徼土民不遵禮法負固守險人各自保非中國之民可比凡戍守者非德望素重不足以鎮其

地而撫其人爾指揮李觀處事寬厚名播蠻中爲諸夷所
愛然其下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多恃功放肆有乖軍律故
朕特命爾儲傑嚴武輔之蓋以觀之寬可以綏遠人必傑
武之嚴然後可以馭羣下勅至卽以指揮千百戶鎮撫所
統舊軍精加訓練使各守分地以觀平緬動靜敢有肆頑
不依軍律者罪之

秋七月戊寅朔丁酉遣使齎勅諭大將軍馮勝等曰近捷
書至喜動神人朝野歡慶自古漢胡相攻至元未已及天
革元運朕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攘之塞外遠者數
千里邇者數百里二王既往餘虜常爲邊聲由是命爾等

率馬步屯駐大寧審勢進討今得所奏卽有征無戰非爾
等誠格于天忠義服人何若是之易邪然自古至今凡爲
將功成名遂千萬歲不磨者不過數人蓋摧堅撫順之際
機竒而仁布處之有道故也今納哈出心悅來歸當撫綏
以誠務安其衆毋致驚擾胡虜生計惟畜牧是賴猶漢人
資於樹藝也若少有侵漁則衆心生怨易變難安不可不
慎前二王功成名遂由嚴號令于諸軍不苟取於來降以
致偃兵華夏功烈昭於後世今二王已往爾等能繼靖虜
庭成此奇勳則可追蹤二王同垂不朽豈不偉歟

八月戊申朔丙寅遣右軍都督僉事孫茂以鈔三萬二千

皇祖四... 卷十二
錠往四川市耕牛萬頭時將征百夷欲令軍士先往雲南屯田預備糧儲故也

九月戊寅朔丁未遣指揮趙隆賚詔命右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爲左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爲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爲左叅將都督僉事孫恪爲右叅將勅諭玉等曰比者出師往征北虜納哈出悉衆來歸金山之北可以無虞此皆卿等克用朕命建此茂勳然胡虜餘孽未盡殄滅終爲邊患宜因天時率師進討曩諭克取之機尚服斯言益勵士卒奮揚威武期必成功肅清沙漠在此一舉卿等其勉之

冬十月戊申朔巳酉 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嘗有備也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足以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損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洪武二十一年春二月丙午朔庚戌詔五軍都督府都督蕭用王庸等令天下各都司衛所馬步軍士各分爲十班

自今年八月爲始輪次赴京校試武藝指揮千百戶年深
慣戰及屯田者免試其餘蔭敘暨總小旗陞爲千百戶衛
所鎮撫者各親率所部軍士至京仍先下操練之法俾遵
行之其法令軍士用竹木製二三斗力弓箭去鏃用綿綴
於箭端分朋演射又於教場內用繩表地兩界相去五丈
餘軍士馳馬於兩旁對射三箭射畢於馬上兩兩相比角
皮骨朶較畢射牌牌高大與人齊射三百步外步兵皆如
其法惟不乘馬凡操練務在弓必滿射必中角必勝有不
如法及不閑習者罰○壬戌遣使賫勅諭大將軍藍玉左
副將軍唐勝宗右副將軍郭英曰今歲四月十五夜月食

五月朔日食此天戒也不可不謹卿等統兵在外宜嚴號
令肅部伍遠斥堠以防不虞或有不利毋自摧沮須奮勇
出奇以汛掃殘虜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豈惟黎庶之福卿
等功名亦永垂竹帛○甲戌故元四大王來降初四大王
遁入岢嵐山往來劫掠爲寇官軍屢捕之不獲上以其
窮寇急之則脅從者懼罪連結之志堅緩之則彼各有父
母妻子一旦思其鄉土有反本之心當自潰散於是詔罷
兵但令山西諸處嚴加備禦已而其黨與逃散四大王勢
孤窮感至是詣晉王府降遣人送京師上以其元之子
孫閔而宥之且厚賜與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

三月乙亥朔壬午遣使賫勅諭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曰近者故元司徒阿速等來降朕察其事情知虜心惶惑衆無紀律度其勢不能持久卿等宜整飭士馬倍道兼進直抵虜廷覆其巢穴其衆若降附撫慰南來毋失事機以孤朕望

夏四月乙巳朔癸亥遣使諭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已破百夷思倫發遁去可移軍漸逼景東然夷性頑獷苟未引咎乞降必再入寇定邊多滇池遲行則用旬月速行又難與戰欲圖萬全須隨地屯田堅壁固壘與之相持以俟大軍四集然後進伐前此之勝微指揮吳良堅守小寨亦幾受侮汝慎勿輕之務在持重相機決勝覆其巢穴乃爲善爾若其納款請罷兵可諭以大義令償我所費食并進馬萬五千匹景東累喪軍士令貢象五百牛三萬象奴三百人彼果順命如數入貢卽許之

五月甲戌朔甲午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遣使至京上表奏捷表曰覆載之間生民總總有君則安無主乃亂故天命有德歷世相承而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所以運有短長國有興喪此古今明鑒也欽惟 皇帝陛下天錫勇智德合乾坤當元之季海內失馭故天革元命付所有於陛下今二十年于茲矣近者胡主遺孽倔强塞外不肯歸

德 陛下復命臣率馬步軍十數萬與諸將併力追討臣等既踰大磧復度黑山入敵境而烟火不驚飲將士而水泉自湧以四月十二日勒兵至捕魚兒海直抵穹廬覆其巢穴夷虜之衆悉來降附此皆 陛下聖德神威被于四表故不費寸兵以收奇效臣等本無禦侮之才過受闡外之寄仰膺神筭幸底成功尚思宣布 皇仁輯安餘衆邊庭無警萬方仰中國之尊華夏奠安兆姓享承平之福上覽表顧謂羣臣曰戎狄之禍中國其來久矣歷觀前代受其罷弊遭其困辱深有可耻今胡漠一清豈獨國家無北顧之憂實天下生民之福也羣臣咸頓首稱賀遂遣使

賫勅書勞玉等曰周秦禦胡上策無聞漢唐征伐功多衛李及宋遭遼金之窘將士疲於鋒鏑黎庶困於漕運以致終宋之世神器弄於夷狄之手腥羶之風汙濁九州遂使彝倫攸斁衣冠禮樂日就陵夷朕用是奮起布衣拯生民於水火驅胡虜於沙漠與民更始已有年矣近胡虜聚衆復立王庭意圖不靖朕當耆年及今弗翦恐爲後患於是命爾等率十餘萬衆北征去年夏游騎至金山之左爾玉親拘納哈出來降今茲復能躬擐甲冑馳驅草野衝冒風露穿地取飲禁火潛行越黑山而徑趨追蹄蹤而深入直抵穹廬胡主棄壘遠遁諸王駙馬六官后妃部落人民悉

皆歸附雖漢之衛青唐之李靖何以過之今遣通政使茹
瑋前望江縣主簿宋麟齋勅往勞悉朕至懷

六月癸卯朔乙巳西平侯沐英上雲南前衛指揮張因功
狀因言便宜事先是 上遣舍人潘旺諭西平侯沐英曰
近命普定侯陳桓領步騎二十餘萬爲爾聲援如欲增兵
當遣後繼桓未及至英恐後時失機乃令其子春先往赤
水河觀軍實而遣人來奏曰百夷負固恃險亦有雲南內
地之人互相扇誘今欲大舉殲滅之若於數十萬兵中精
選十萬往取景東及遠幹威遠等地賊聞之必率衆來援
因逆擊之其勢必克但巢穴未傾須用再舉今東川越州

羅雄把哲諸夷悍鷙未服必須併力勦捕一以資給糧餉
一以驚懾餘衆使賊聞之姦計自沮仍於寬衍之地爲來
歲屯田之計內治既定續議大舉可也東川一部稍爲強
盛今罪狀已露尚恃姦勇必用進兵庶可宣揚威德 上
然之仍命賞張因之功○是月 上聞世襲武臣有苛刻
不恤軍士者特勅諭之曰爾今居位食祿者豈爾之能哉
皆由爾祖父能撫恤軍士流慶於爾也朕觀國初諸老成
將官初起兵時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
至四五百人必以恩撫之親如兄弟愛如骨肉故攻戰之
際諸士卒爭先効力奮身不顧以此所向克捷人皆稱其

善戰而不知由其善撫士卒故能如此甚至疾患扶持服
勞奔走一如子弟之於父兄無不盡心至論功定賞大者
爲公侯小者爲千百戶若以一人之身無士卒之助能敵
幾何人哉今爾等承襲祖父之職罔思富貴由士卒而來
或苦虐之使強者致訟弱者懷怨衆心不輔遇攻戰則先
退遇患難則棄走上以敗國事下以喪身家此何異農夫
種田拔其嘉苗致餓以死也夫爲人之長而虐其下不仁
敗國之事不忠亡先人之業不孝爾等何不思之其賢父
母兄弟妻子及鄉黨朋友知事者亦各以朕言互相勸戒
守法度恤軍士則永享太平安樂之福矣

秋七月癸酉朔丁酉遣使賫勅諭征南將軍潁國公傅友
德等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於囉囉厥
後子姓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
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若唐時閣
羅鳳亡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羣蠻外稱歸順
內實狙詐聚集凶醜據險設伏庸將不備遂墮其計以致
喪師幾二十萬皆因將帥過信無謀故也近稱東川諸蠻
不叛者號爲循良固未可逆詐然須豫加防閑嚴整師旅
使彼不得肆其姦謀然後賊可破也又曰今令諸夷執送
東川蠻人恐此令旣出蠻人詭謀亦由此生將假此輩爲

皇朝四代法卷十二
名偵伺我軍當愈加嚴慎不可托以腹心蓋蠻夷平日夫婦無倫亂如羣犬雖父子不相保其言豈可信哉今欲降伏之其地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林箐深邃其人與猿獠無異大軍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種待以歲月然後可圖也○戊戌 上以太陰熒惑犯壘壁陣復遣使諭征南諸將曰征討蠻夷當加嚴慎今征東川其烏撒芒部諸蠻外雖服從中藏狙詐倘或託以心腹將有不測之變龍海諸蠻姦詭尤甚水西恐與賊陰謀皆須防閑有備無患切宜慎之

洪武二十二年春二月庚午朔遣使命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四川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申國公鄧鎮駐大庸魏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葉昇駐襄陽普定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茶陵東平侯韓勳駐黃州東川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曹泰駐瞿塘宣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禎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州全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宗駐黃平都督張銓王誠孫彥駐桂陽忠州道州信國公子湯鼎六安侯子王威駐長寧夷陵諭友德等曰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

其高山深林草樹叢密夏多霧雨地氣蒸鬱蛇虺蚊蟲之
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疫所以功多不
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蠻夷易變
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
今且還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蠻夷使至
爾等一如所諭

冬十一月乙丑朔己卯命通政使司經歷楊大用使百夷
初百夷思倫發寇摩沙勒及定邊西平侯沐英率兵討之
思倫發凡再拒戰皆敗乃遣其把事招綱等至雲南言往
者叛逆之謀實非已出由其下刀廝郎刀廝養所爲乞貸

其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 上乃遣大用賫勅往諭
思倫發曰麓川僻居西南遠在萬里非中國所圖也豈特
麓川爲然若雲南之地道路險遠其民仰巢巔崖俯飲川
澗獸形夷面俗無倫理曩因故元遺孽梁王不順天道擅
生釁隙誘我邊陲藏匿有罪誑惑愚民以倡亂延及良民
故地雖荒遐人雖化外不可以不征遂命征南將軍傅友
德等帥甲士三十萬往問其罪於是雲南悉平獨爾思倫
發復效尤梁王納我逋逃又數年矣金齒景東之役皆爾
所致朕謂爾欲圖人民廣土地與中國較勝負故敢數生
釁隙繼命諸驍將率師屯營且耕且守今爾來訴往者犯

邊之罪不由於已皆刀斫郎等所爲未審其果然否爾雖
聲言歸誠於心實懷不軌果若此何以釋我諸將之憤乎
如欲釋憤當躬修臣禮悉償前日用兵之費則麓川無問
罪之師土酋各保世祿不然則旌麾所向醜類爲空大用
旣至麓川思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大
用復令思倫發追獲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刀
斫郎等一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

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乙丑朔丁卯江西贛州府雩都縣
知縣查允中奏近山賊夏三等作亂袁州衛指揮蔣旺等
領軍捕之旺乃擅發民丁三百人驅之當賊方春之時且

廢農業 上曰孔子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討賊武夫
之事何預於民命兵部遣人責旺亟罷其役令有司招降
山賊

二月乙未朔甲辰遣使賫勅諭晉王 燕王曰詢及來胡
言殘胡甚少騎者纔五千人共家屬一萬口馬稱之有急
則人皆一騎趨水草長行大軍負戴且重追襲甚勞今降
臣嘗與彼同仕大官已使在彼而晃忽兒又能辭說由是
其衆二心欲南嚮者多北嚮者少且將糧餉運至上都及
口溫集於各程然後再俟人來知其所在一舉而中矣
三月甲子朔癸巳勅諭 燕王率師至迤都故元太尉乃

皇祖四... 卷十二
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先是
王師旣出古北口 燕王臨塞諭諸將曰吾與諸將軍受
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
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卽發騎哨
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駐廬帳於迤都遂進兵適大雪諸
將欲止 燕王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遂
抵迤都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虜營觀
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卽相抱持而泣倉卒之頃我師已
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 燕
王至毋恐乃兒不花等素聞 燕王威德遂不去觀童引

之來見 燕王降辭色以待之卽賜之酒食令醉飽慰諭
遣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遁意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者
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捷京師
洪武二十四年春三月戊子朔丙辰命齊王榑率護衛騎
兵於開平近地圍獵諭之曰山東都司各衛騎士皆從總
兵穎國公傅友德調發爾毋相叅遇有戰鬪可自爲隊或
在總兵之左或在其右有膽略則當先無膽略則繼後若
奏凱之時寧使諸將言功勿自矜伐八月終秋高水冷人
馬入關爾亦回京

夏四月戊午朔癸未遣使命 燕王督穎國公傅友德收

捕番將阿失里等且諭之曰今上天垂象甚切須體天心
凡北平護衛及都司各衛隘口必當整備士馬勵精器械
嚴爲守禦不可怠肆

五月丁亥朔辛卯端午宴羣臣於奉天門是日 上幸龍

光山閱公侯子弟及將校射柳中者賞綵帛

冬十一月癸未朔丙申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等遣使
入奏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 上遣使報之曰
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毋輕舉爾勝及左副將軍傅友德
宜還京師王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
待其有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洪武二十五年春三月壬午朔甲申遣使勅 燕王曰朔

漠雖平定而殘胡散處絕塞聚必爲患其選北平都司并
護衛騎兵之精銳者六七千人或萬餘人間以乃兒不花
等所部軍士列爲隊伍各裹餼糧命北平都指揮使周興
爲總兵官遠巡塞北搜捕殘胡以弭絕邊患其乃兒不花
部曲諳知地形令爲鄉導必多擒獲

夏六月辛亥朔癸丑置建昌蘇州二軍民指揮使司及會
川軍民千戶所調京衛及陝西兵萬五千餘人往戍之時

上以月魯帖木兒叛故置衛鎮守仍諭將士曰今契人
百夷囉囉摩斐西番諸部皆背棄月魯帖木兒散還鄉里

宜閱實戶數戶以一丁編伍爲軍令舊軍領之與民雜居
惟有警則赴調無事則聽其耕牧其從爲亂者悉捕送京
師匿隱者罪之若大軍至境月魯帖木兒必深遁山谷爾
守禦將校能互相應援設伏出奇生擒來獻者賞白金千
兩以誠獻者二百五十兩○癸酉遣使敕總兵官涼國公
藍玉曰都指揮使瞿能等朕委以討賊乃失機敗事當寘
諸法姑宥之俾立功自贖彼月魯帖木兒等皆無父無君
詭詐萬狀方大軍入境遽信其降歛兵以待爲其所玩比
又遣人至京往來之間則彼之寨柵已修糧餉已足孳畜
之類已收精銳之兵已選與戰則難圖決勝若大軍初到
之時彼寨柵未修孳畜之類未收精銳之兵未選速與決
戰必當致勝乃不乘此機而以詐爲誠非愚而何卽今彼
寨中出者不論多寡盡拘收之切莫縱還近知其黨與最
兇頑者一楊把事及達達千戶二人速宜捕執之乃其謀
主也旣執之彼再無與謀者矣如獲領真卜當卽戮之其
月魯帖木兒多子往往以之出質若有來者收撫之大軍
必多方搜捕毋信其虛言必擒之而後已

秋八月庚戌朔丁卯 上以山西大同等處宜立軍衛屯
田守禦乃諭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曰屯田守邊
今之良法而寓兵於農亦古之令制與其養兵以困民曷

皇朝四代通志卷十三
若使民力耕而自衛爾等宜往山西布政司集有司耆老
諭以朕意乃分命開國公常昇定遠侯王弼全寧侯孫恪
鳳翔侯張龍永平侯謝成江陰侯吳高會寧侯張溫宣寧
侯曹泰徽先伯桑敬都督陳俊蔣義李勝馬鑑往平陽府
安慶侯仇正懷遠侯曹興安陸侯吳傑西涼侯濮瓖都督
孫彥謝熊袁洪商嵩徐禮劉德指揮李茂之往太原等府
閱民戶四丁以上者籍其一爲軍蠲其徭役分隸各衛赴
大同等處開耕屯田東勝立五衛大同在城立五衛大同
迤東立六衛衛五千六百人仍戒其各慎乃事毋擾於民
冬十月己酉朔戊午 上遣使諭總兵官涼國公藍玉曰

月魯帖木兒兇頑無識生死輕重殊無顧藉其用事者楊
把事達達千戶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
人宜卽羈之勿令復去昔寇恂斬皇甫文而降高峻用此
計也且月魯帖木兒其出也或詭詐以覘我軍不可信之
若知其所在卽遣兵進攻若來降密爲之防所謂事起乎
所忽不可不慎其屯守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入營諸將
校亡者捕送京師又蘇州去西番甚邇宜早定之其栢興
州賈哈刺境內摩些等部亦須除其兇渠然後宥其餘衆
俾耕牧以供賦稅凡節制軍務惟此最當留意

十一月戊寅朔甲午總兵官涼國公藍玉兵次栢興州玉

間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遂降其衆遣人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玉因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州灌縣邛縣西連松茂碉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道皆宜置增軍衛下羣臣議行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爲兵其長河西朶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討 上報玉曰籍民爲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况克

渠已殄人知順命雖獷悍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朶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卽還京玉遂班師旣而都指揮使瞿能同知徐凱亦還成都十二月丁未朔戊申勅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曰昔漢唐之禦胡虜每秋高馬肥知其入寇乃設謀定策伏兵以待之否則必爲邊患古今時勢雖異而禦侮防患則同今以十萬之衆捕獵塞上手無尺寸之兵而耕耘田畝可乎故必伏甲兵以自防立斥堠以知警則有備無患矣

皇元國史卷十二
五十四
期明年三月發京師壯勇及河南山西銳卒鼓行塞上爾等立屯旣成率數十萬衆颺馳電擊蒐獵虜庭耀張威武不亦壯哉敕至毋違朕命

洪武二十六年春三月丙午朔乙卯遣魏國公徐輝祖賚敕諭 燕王曰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俱有異志雖撫之以誠難保其往人言夷狄畏威不懷德果然可遣人防送至京胡人反側背恩不可無備爾護衛士卒每遇出獵必選數千騎被堅執銳以訓練之使之常習勞苦則臨陣不怯宋國公馮勝等今已召回諭以防禦之策舊降胡兵非出征不可輕縱恐盜馬潛遁陰泄事機所係甚重若欲用以禦敵常使參錯爲伍庶幾無慮

夏六月乙亥朔壬申遼東都指揮使司奏諜知朝鮮國近遣其守邊千戶招誘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寇遼東 上曰李旦方來奉貢而復欲寇邊是其自生釁端遣使敕之曰昔在元季羣雄並起中原擾動民被兵災幾及二紀朕訓將練兵掃除羣雄四征不庭蠻夷率服化鋒刃爲農器諸將析珪儋爵享有太平奈何高麗屢懷不靖詭詐日生數構釁端屢肆侮慢誑誘小民潛通海道朝廷命將鎮守遼東輒遣人以金帛誘之王顥被弑殺及朝使今爾方遣使人朝聽束約而乃陰令邊將誘女直人潛渡鴨

綠江意將何爲昔在漢時高麗寇邊漢兵致伐高麗由是
敗滅及曹魏之時陰懷二心與吳通好魏亦再加兵討晉
以爾國悖慢焚爾宮室俘爾男女隋兵再伐高麗之民死
傷塗地唐兵討爾弑逆平爾土地爲九都督府遼金至元
爾國屢造釁端殺其信使由是屢加討伐宮室焚傷民庶
斬虜國滅君誅監戒甚邇爾猶蹈其覆車之轍豈非愚之
甚乎往歲請令王昌入朝朕不之許及後以瑤任國事遂
以其子奭來朝及奭還國瑤已被廢爾乃廢絕王氏自取
其國朕以爾能安靖東夷之民聽爾自爲聲教前者請更
國號朕旣爲爾正名近者表至仍稱權知國事又先遣使

遼王寧王所逾月方來謝恩何其不知尊卑之分乎朕視
一高麗不啻一彈丸僻處一隅風俗殊異得人不足以廣
衆得地不足以廣疆歷代所征伐者皆其自生釁端初非
中國好土地而欲吞併也朕聞金世宗時高麗進表啟函
惟小石數枚及賀正稱進玉帶驗之乃石世宗由是興師
破數十城此前代事之可見者也近者爾國入貢復以空
紙圈數十雜於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誠果如是乎爾之所
恃者以滄海之大重山之險謂我朝之兵亦如漢唐耳漢
唐之兵長於騎射短於舟楫用兵浮海或以爲難朕起南
服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攘除胡虜騎射舟師水陸畢備豈

皇朝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三
若漢唐之比哉百戰之兵豪傑精銳四方大定無所施其
勇帶甲百萬舳艫千里水由渤海陸道遼陽區區朝鮮不
足以具朝食汝何足以當之雖然際天所覆皆朕赤子明
示禍福之機開爾自新之路爾能以所誘千戶女直之人
送京師盡改前過朕亦將容爾自爲聲教以安夷人若重
違天道則罰及爾身不可悔也

洪武二十七年春二月辛未朔癸酉命中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劉德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商暲巡視兩浙城隍簡
閱軍士 上以倭夷屢爲寇患命德等巡視沿海州郡城
隍度其高廣丈尺以及軍士器械之數仍督各衛嚴爲備

禦遇有調發則一百戶所全軍同出庶幾兵將相知不致
相失

三月庚子朔甲辰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諭五軍都督
府臣曰朕嘗令武官子弟演習武藝今天下久安彼年少
者惟安享父兄俸祿縱酒嗜音樂歌舞遊戲一旦襲職使
之挾弓矢上馬且不能安能爲國効力哉近揚州衛指揮
單壽襲其父職率兵泰州捕寇猝與寇遇衆軍併力迎敵
壽惧而走且麾衆使退遂致敗事此由其素不練習故爾
自今武官子弟宜於閒暇時令習弓馬當承襲者五軍閱
試其騎射閑習者方許否則雖授職止給半俸俟三年復

試之不能者謫爲軍著爲令

夏六月己巳朔戊寅命遼東定遼等二十一衛軍士自明年俱令屯田自食以紓海運之勞

洪武二十八年夏四月甲子朔辛未詔停造遼王宮室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邊境營繕朕常爲卿言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强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寃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人

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如此今遼東乏糧軍士飢困儻不卽發沙嶺倉糧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逋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驚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秋七月壬辰朔甲寅 上諭兵部臣曰近在外衛所遇有寇盜卒起守禦指揮千戶不親率兵勦捕但遣百戶旗守領之是以失機誤事自今各衛所地方設有寇三四十人

卽調官軍一二百人寇有數百人卽調數千人刻期捕獲毋令滋蔓如指揮千戶不躬率士卒及調兵失律誤事者罪之於是兵部榜示天下

八月壬戌朔戊辰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 上謂亨泰等曰龍州

地連安南大軍壓境彼必致疑宜告以趙宗壽之罪不可赦安南當慎守邊境毋啟納叛之謀若如朕命彼此邊徼之民皆幸矣亨泰等至安南陳曰焜聞命畏恐卽奉詔貽書亨泰等言朝廷懷柔遠邦矜恤蠻夷覆煦教戒不啻如天地父母此皆好生之德也而陋邦下國畏天事上之誠惟閣下亮察而已亨泰等因復書敘朝廷所以用兵之意以慰安之

閏九月壬戌朔丁卯遣使諭征南將軍左都督楊文等近聞奉議兩江溪洞等處林木陰翳蛇虺遺毒草莽中雨過毒流溪澗飲之令人死師入其地凡行營駐劄勿飲山溪水泉恐餘毒傷人宜鑿井以飲爾等其慎察之

冬十二月庚寅朔巳酉朝鮮國王李旦遣使臣柳珣等奉表貢方物進賀明年正旦 上見其辭不遜謂禮部臣曰以小事大禮重修辭前者朝鮮王李旦數生釁端已嘗詰問彼謝罪之使方歸而侮慢之辭又至朕非不能伐之古

人有言不勤兵於遠所以不卽興師者以此今留其使者
可移咨李旦令遣撰文者至方歸之俾知生釁之由珣言
表文是其國門下評理鄭道傳所撰遂命遣道傳未幾釋
珣還

洪武二十九年春二月己丑朔緬國復遣使來訴百夷以
兵侵其境土庚寅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使緬國及百夷
詔緬國王曰道里險遠山川阻脩風殊俗異此乃天造地
設也爾能勤使者涉險遠越隣邦衝烟突霧晨進昏止異
風霜而至中夏可謂難矣古人有云君子將有事於遠友
千里之外神交而志通今萬里之外爾能勤使遠脩其好

美絕古而惟今然排難解紛之事朕之旨意恨不一言而
止使彼此各罷兵守樂黎民於市野兩國之民居處雖分
惟存關市之譏是其和也其或忿爭不已天將昭鑒福善
禍淫遲速可待敕至爾其審之緬人旣聽命遂往詔思倫
發曰朕惟中國古先聖人馭頑禮德各有條章列聖相繼
守而行之故上下相安黔黎樂業諸侯敬畏世祿子孫國
祚綿長若列國敢有憑弱犯寡者則天子發兵以青之賊
賢害民者則發兵以伐之暴內凌外則興師以壇之野荒
民散則用兵以削之負固不服則舉兵以侵之賊殺其親
則正其罪以殺之放弒其君則明其罪以誅之犯令凌政

則杜而絕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殄滅之此九伐之法也爾
思倫發律以九伐之法宜加憑弱犯寡之罪何以見之歲
以兵寇車里不時侵掠八百恃強犯緬曼瑠國小民寡而
已平之夫中國周臨四夷與諸酋長地里相接然朕未嘗
恃強憑凌絕滅其嗣者雲南之地已爲我有似乎尚強以
取之非也乃元世祖孫梁王者恃元之苗裔匿我有罪納
我逋逃誘我邊守是乃不得已而發問罪之師非無故也
況元運天更其苗裔不當安處於此爾麓川之蠢初擅興
金齒之役次謀景東而寇定邊理當發兵致討朕釋而不
較未嘗強爾爲約束之邦聽爾自爲聲教今又幾年矣近

聞蠶食隣邦意在擴土地而擅有其衆又將爲我西南之
役噫未可也中國聖人有云山川地理人物之類迺神器
也非人強有必天授然後得之爾思倫發不脩隣邦之好
三百發兵蠶食諸國其貪也如是其謀也如是彼麓川周
臨之國始古至今各有主者未嘗合併朕雖不能止爾聽
爾自爲果天道使然爾以人事應之或者猶可朕今戒爾
守全設或不可全而動若不全虧是爲全亡然莫若守全
以圖綿長不亦美乎思倫發聞詔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
適其部酋刀幹孟叛思聰等以朝廷威德諭其部衆叛者
稍退思倫發欲倚使者以服其下強留思聰等又以象馬

金寶爲餽思聰等爲書諭却之以謂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爲寶所寶者惟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孝子順孫宜送使者還朝自此不爲侵擾斯可以明忠君之心思倫發大喜邀思聰等設宴爲樂率其部衆送之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癸卯征虜前將軍指揮僉事胡冕率兵至郴桂征勦山寇分遣指揮僉事宋晨等討平廣東潭源諸洞及廣西平川增益之地凡斬馘數千餘人生擒賊首呂法子等八人械送京師 上以法子等罪不可宥命戮於市將軍胡冕宋晨等雖有平蠻之功而縱殺太過乃遣使諭之曰近者苗

蠻叛亂諸洞之民被其迫脅乃命爾等征之意在殲厥兇渠宥其脅從爾等迺奮一時之威一槩戮之其中豈無誣誤不得其死者乎朕觀宋太祖時曹彬爲將不妄殺一人其後子孫昌盛曹翰殘酷身罹窮窘天道福善禍淫昭然如此爾等旣往不可追矣後當爲戒

洪武三十年春正月甲寅朔丙辰命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西將軍印爲總兵官武定侯郭英爲副往陝西及甘肅選精銳步騎巡西北邊以備胡寇 上諭炳文曰帝王之治天下務安民也今海內無虞民固安矣然邊境之備不可廢弛爾竭乃智慮以副朕心凡有寇盜卽殄滅之俾邊民

樂業則余汝嘉○丁丑遣使諭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
先是遣主事實徹等使哈梅里別失八里及撒麻兒罕地
寬徹至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拘留之副使二人得還
至是復遣使持書往諭之曰朕卽位三十年西方諸國商
人入我中國互市邊吏未嘗阻絕朕復敕吾吏民不得恃
強欺慢番商由是爾諸國商獲厚利疆場無擾是我中國
有大惠於爾諸國也向者撒麻兒罕商人有在漠北者吾
將征北邊執歸京師朕令居中國互市後知爲撒麻兒罕
人遂俱遣還本國其君長知朝廷恩意遣使入貢喜朝廷
亦以其知事上之禮故遣寬徹等使爾諸國通好往來撫
以恩信豈意拘吾使者不遣吾於諸國未嘗拘留使者一
人而爾拘留吾使豈禮也哉是以近年回回入邊地者且
留中國互市待寬徹歸然後遣還及回回久不得還稱有
父母妻子朕以人思父母妻子乃其至情逆人至情仁者
不爲遂不待寬徹歸而遣之是用復遣使齎書往諭使知
朝廷恩意毋使道路閉塞而啟兵端也書曰怨不在大亦
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爾其惠且懋哉

三月癸丑朔癸亥 上謂禮部臣曰今天下一統四夷諸
番皆以時朝貢至如烏思藏西天尼八剌國去中夏極遠
亦三年一朝惟打煎爐長河西土酋外附月魯帖木兒賈

哈刺不臣中國發兵討之固不爲難然鋒刃之下死者必衆宜遣人諭其酋長若聽命來朝一以恩待不悛則發兵三十萬聲罪致討於是禮部檄打煎爐長河西酋長曰人之爲人無貴賤無夷夏凡有血氣者莫不畏死而好生畏禍而好福然與其畏之孰若避之與其好之孰若求之我皇上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東征西伐不勞餘力四海豪傑授首歸心已三十年矣至如遠者莫若烏思藏西天尼八刺國亦三年一朝不敢後時其故何哉正以君臣之分不可不謹事上之心不可不誠征伐之師不可不懼也是以朝覲之日錫之以金帛勞之以宴禮比其還國則一國之人同榮之今爾打煎爐長河西土酋染月魯帖木兒賈哈刺之汗不朝久矣豈避禍求福之道耶堂堂天朝視爾土酋大海一粟耳伐之何難取之何難盡戮其人何難然姑容而不爾較者 皇上天地好生之心也今遣使諭爾酋長爾其思君臣大義以時來朝則福汝生汝獲利爲無窮矣其或不悛命大將將三十萬衆入爾境問爾罪爾其審哉

夏四月癸未朔乙酉勅晉王 燕王備邊十事其一曰向者發往開平防邊擒胡大小將校宜遣人閱實明白具籍以聞是時塞草方青胡人必順水草而南宜謹斥堠廣布

置務殫智慮設法隄防每一墩用馬二匹而以三十墩爲一路計用馬六十匹其相去二十里或三十里則設一路總十路則用馬六百匹其布置之法則由內而外其近裏則二十里爲一墩計十墩外則十五里爲一墩又計十墩又外則十里爲一墩又計十墩以此擗節一路可望五百里少有烽警則無不先知矣其二曰須選人領精騎或五六千或七八千在百五十里至二百里外一路潛伏以偵望之則可知彼之虛實矣其三曰所設十路斥墩每處爲三十層每層馬二匹東西相去二百里廣受所發防邊將校東五層內西五層內皆須在十層兩間以候遠望消息

仍令每墩壘砲積薪務嚴備豫晝則望烟夜則望火至加防慎則彼之多寡亦可知矣其四曰王所統大軍除發去都督等員率領隄備其餘護衛或一萬或二萬王親率於附近屯所往來牧放仍須披堅執銳夙夜加謹望遠者去王約三十里不許頃刻有怠王之隊伍常在斥墩以裏不宜久駐一處東西南北往來莫測又須趁逐水草隨營牧放以就孳焉其五曰今年八月二十日晉王 燕王起程九月一日遼寧谷代起程務在約量程途同至京師朕別有議非面諭不可也其六曰今年屯種自東勝至開平開平至大寧廣寧須於五月一報禾苗長養何如七月再報

結實何如十月又報所收子粒若干一歲三報不惟使朕知邊儲虛實而屯軍亦不至懈力矣其七日晉王 燕王宜督諸王并都司行都司報知孳畜預戰馬數必從行太僕寺點視稽驗自洪武二十三年至於今通計所產駒若干悉數以聞其八日京師發去江淮太僕寺孳生馬及戰馬八年之間數該七萬王督諸王及都司行都司以逐年領馬之數稽其原領月日暨受馬月日條列具陳仍命太僕寺督併更加號令催督都司行都司毋容少怠其九日向者所發有罪大小將校須悉心點視立成隊伍其中有名到而人不至及有病亡者皆須明白具數以聞其十日

不分大小官員并軍校等凡領騾馬驗其關領月日每年納駒一匹仍須審其孳產有無不可一槩徵索特諭爾知如勅奉行○辛卯制諭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曰四川陝西兩界相接之地自定天下以來番漢頑民多潛遁山谷間不供征徭不懼法度近者高福興等從山賊作亂阻官道殺人民故命爾等討之大軍既至其良善者招諭付所司編管爲軍餘不順化者必平之乃可班師山深道險難騎戰如軍中有馬宜發還都司牧養止留二三千可也應有機務條列以聞○勅晉王 燕王曰近欽天監奏占天象當有胡兵入寇朕以爲不特天象可徵

皇朝四代法卷十二
以人事度之胡人亦有是謀何也前歲秋山西塞外降胡
逃歸嶺北此數人居山西八年安得不以中國虛實爲胡
人謀乎此胡人入寇之端也自今其令都司行都司簡閱
步卒騎兵或三萬或二萬常兼數萬步卒而騎兵每五百
以一將領之五百分爲五隊每隊領以一戰將而五將咸
聽一將之令往來折衝以摧賊陣步兵亦如騎兵之法選
將領之嚴飭隊伍與騎兵並進而夾攻我馬雖少步兵則
多胡馬雖多彼無步卒苟有侵犯可與戰矣其深體朕意
毋忽

五月壬子朔巳巳

上復以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警乃

勅晉王 燕王及代遼寧谷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
者邊戍不寧往往必驗今天象與往者正同不可不慎也
其應雖非今歲然二三歲間必有寇邊者宜令軍馬東西
布列各守其地今爾等所守地方不下六千里急遽難爲
聚會每處軍馬多者不過一二萬而胡人之馬計有十萬
其不出則已設若南行馬勢必盛自非機智深密晝夜熟
筭孰能制之兵法云制人而不制於人多筭勝少筭不勝
況無筭乎吾今老矣精力衰微機思謀慮艱於運籌爾等
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遠慮倘或失機誤事非惟
貽憂朕躬爾等安危亦繫於是可不慎哉吾今略與爾謀

或今歲或二三歲大軍未會止是本護衛及都司行都司軍馬各守分地多不過一二萬倘遇胡馬十數萬寇邊不宜與戰或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見我不與之戰必四出鈔掠俟其驕怠分散隊伍不嚴我以馬步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以三五千或一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勝必至失利務在深藏設計待彼肆志馳騁則一鼓可擒其首將矣○築遼王府於廣寧先是王之國未築城府但樹木柵於廣寧西大凌河北草創宮室以居之尋命武定侯郭英督遼東各衛及護衛軍士營建王宮城于廣寧故城西後 上聞英督

工嚴急軍士勞弊命罷其役至是中軍都督僉事陳信宣信運糧於遼東因命信等以舟師協助都督楊文等率遼東諸衛軍士復築城浚濠建立宮室令高壯其城門以備不虞或有勅敵難以守禦則王徙居山海衛而以馬步軍守其城王領兵時復往來因諭信等曰高麗地界遼左其國君臣畏威而不懷德此以誠撫彼以詐應此以仁義待之彼以譎詐來從昔嘗誘我遼東守將李謚爲叛朝廷先覺故不能爲害今不可不爲之備此夷不出則已使其一出必有十萬之衆定遼境土與之相接宜陰戒斥堠以防其詐凡事有備庶不失機其慎之哉○辛未 上復以天

象示變勅晉王 燕王曰今塞草豐茂山陵地高夏無酷暑宜用心爲備上天垂象不可頃刻自安爾其訓練士馬控弦以備之庶幾無患

六月辛巳朔丁亥勅楚王楨湘王栢曰前者命爾兄弟以七月二十日以前進兵征勦洞蠻今占天象太白七月三日伏兵未可行十月二十三日當夕見西方太白出高深入者勝此用兵所當知也今指揮齊讓兵已壓蠻境卽遣人諭之令且出奇設伏嚴爲備禦休息士馬以乘其弊待太白出後則併力討之如生擒蠻人不可輕殺蓋兵以安民非殃民也○庚寅晉王 燕王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

里 上聞之遣人賫勅往諭之曰近者人自塞上來知爾兄弟統軍深入古人論兵貴乎知彼知己若能知彼又能知己雖不能勝亦無凶危不知己又不知彼猝與敵遇凶莫甚焉且以知己言之我朝自遼東至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欲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緊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逢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於野戰所以必欲知己筭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今爾等帥數千馬離開平三四百里駐曠塞中况無輕騎遠偵以知敵情設使胡兵數萬晝潛夜行

隱柳藏荻猝然相遇彼以數萬我以數千何以當之若欲縱轡馳行其將何以全軍士哉今吾馬數少止可去城三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猝有警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十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爾等不能深思熟慮提兵遠行不與敵遇則僥倖爾設若遇之豈不危哉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附城壘倘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此上策也噫吾起寒微因天下亂不得已入行伍中不二年從者如雲猶且聽命於諸雄又二年帥將士東渡大江秣馬厲兵於建業以觀天下之變其諸雄皆放肆無籍之徒雖曰無籍而元亦不能馭乃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總兵四征與羣雄並驅又不十數年羣雄殄滅偃兵息民當並驅之時張士誠稱王於姑蘇陳友定阨險於八閩方國珍擅命於甌越杜遵道劉太保僭亂於中原徐真一陳友諒相繼僭號稱尊於江漢兵無紀律同類相夷元義兵李察罕輩奮起河洛劉太保莫能與敵梁地遂平察罕之兵徑入齊魯滅亂雄毛氏之類渠帥雖能嬰城固守及與察罕拒戰所在敗北察罕兵驕氣盈心詐志狂所以猝殞於敵手未久察罕之甥王保保帥兵一切作爲蹈舅之謀不能服衆以致部下聲言效忠朝廷請命加誅王保保自是元內外釁生首將

能馭乃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總兵四征與羣雄並驅又不十數年羣雄殄滅偃兵息民當並驅之時張士誠稱王於姑蘇陳友定阨險於八閩方國珍擅命於甌越杜遵道劉太保僭亂於中原徐真一陳友諒相繼僭號稱尊於江漢兵無紀律同類相夷元義兵李察罕輩奮起河洛劉太保莫能與敵梁地遂平察罕之兵徑入齊魯滅亂雄毛氏之類渠帥雖能嬰城固守及與察罕拒戰所在敗北察罕兵驕氣盈心詐志狂所以猝殞於敵手未久察罕之甥王保保帥兵一切作爲蹈舅之謀不能服衆以致部下聲言效忠朝廷請命加誅王保保自是元內外釁生首將

擅兵於外大臣弄權於內朕觀是機發兵討之自洪武元年兵渡江淮長驅齊魯席卷河南遂入潼關復遣大將由鄴下趨真定移營通州元君棄城北歸而幽薊之區悉定矣西入晉冀晉冀乃平兵渡河西關中亦定不三年而天下一統噫吾用兵一世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兵於和林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曠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危自古及今胡虜爲中國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於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於事勢機無少懈雖不能勝彼亦不能爲我邊患是良策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爾其慎哉

秋七月庚戌朔壬子征南將軍都督僉事顧成等奏水西叛酋必登不科阿加聞官軍退皆還舊寨可乘機勦除之上遣使勅報之曰獸聚鳥散蠻夷之情耳捕之則又逃竄徒勞師旅不如姑緩之俟一二年再舉可也勅至爾卽移兵討五開等處○乙丑 上謂兵部臣曰古人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朕觀往古以至於今無不以馬爲重況人君統一寰宇欲措生民久安於田里豈可不重馬哉今我朝定天下三十年矣守邊諸將操精兵嚴備禦初本皆能

既定之後人各怠慢但務理財罔知備禦如甘肅西涼守將宋晟莊德張文傑等嘗征討邊夷多獲馬匹牧於塞上又以所虜胡人爲家奴待如親屬諸將曾不思凡征討所得資畜皆出軍士之力一旦家奴變生罄羣牧而掠去上不能有補於朝廷下不能有益於軍士欲以理財乃至亡財此果智者所爲乎爾兵部其以此意諭之自今邊將不得以胡人爲家奴所畜馬或千百匹或四五十匹不得私鬻若欲財用則入馬於官官給其直若朝廷出師征討悉以所畜馬分給騎士師還之日損者償其直其馬少不願鬻者聽○丙子勅 燕王曰夫用兵之道在明號令號令

旣出難以姑息違者必正其罪師出以律故也使軍將信其事而無違或臨戰陣或近敵壘庶不失機少有姑息諸軍必慢其將視以爲常誤事不可勝言故用兵必嚴號令使賞罰明賞罰旣明摧堅撫順易爲成功近在護衛千戶李璿奏山海衛指揮黃佑故慢王令如此之人苟不明罰示衆何以號令三軍以一衆志乎近聞發往開平贖罪指揮千戶及衛所鎮撫鬻所乘馬騾徒行將何以揚威武而制胡人哉勅至卽罪黃佑於開平以狗賣馬騾者繫送京師

八月庚辰朔辛巳清平衛奏黔陽辰溪等處蠻民相扇爲

亂勅楚王楨曰今黔陽等處蠻人聚衆劫掠必謂官軍征進故乘夜出沒欲梗阻餉道沮我師行今發官軍二萬四千餘人從爾護衛軍後至則令護衛指揮一人總之與都督湯醴寧忠駐營黔陽辰溪之地如蠻人復來就擒捕之以通驛道○丙戌楚王楨遣千戶周遜請軍餉上勅報之曰往者諸將東征西討朝廷何嘗運糧隨軍今爾率兵止在一隅欲請糧三十萬石豈不可愧況三十萬糧儲在靖州者欲備銅鼓立衛五開缺食不可輕費也爾兄弟計所統軍已不下十萬尚未嘗勦除蠻寇九月間當別遣總兵官發京師大軍進討爾兄弟在軍中當肅部伍不許分

營比大軍未至苟有才謀樹立功名先除羣蠻以安民庶豈不偉哉此師之出務令勦絕兇渠然後班師出征日期九月二十六日預令爾知之○甲午勅曹國公李景隆曰古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天下平定已久恐兵事懈弛緩急罔濟近天象有警尤不可不慮特命爾佩征虜大將軍印往河南訓練將士大小官軍悉聽節制兵法云用之在乎機顯之在乎權汝其慎哉○戊申平羗將軍都指揮齊讓討古州叛蠻來降者多留之軍中上聞遣使諭之曰爾招諭蠻民間有降者乃留寘營中此豈兵家受降處置之法凡營壘曲折兵馬動靜彼豈不知一旦背叛必有

皇元時洞蠻作亂調三省軍馬倉卒不測此事切當慎之昔元時洞蠻作亂調三省軍馬征之蠻人詐降厚以金銀賂其平章及左右之人平章遂推誠待之不疑其詐賊乃乘其無備夜入其營生擒平章以去衆皆不知遂闔而奴之以爲戲笑此覆轍可爲鑒戒自今有來降者宜詢其山川地里人口錢糧預爲籌畫然後散其部曲收其器械庶幾不墮其詐易於勦滅爾其慎之

九月庚戌朔乙亥 上以平羗將軍都指揮齊讓逗遛不進兵平蠻無功命左軍都督楊文佩征虜前將軍印爲總兵官右軍都督同知韓觀副之錦衣衛指揮使何清鳳陽

衛指揮使宋忠爲叅將統京衛及湖廣江西等都司軍馬往代之諭楊文等曰都指揮齊讓討賊久而無功故命爾等代之凡用兵行師以嚴明爲勝賞罰必當功罪然後恩威並行人心悅服如分遣官軍入山追捕日可行十五里或十里或二十里暮卽還營如此則出入有時寇不得肆其狙詐若五開蠻人果來連構卽調兵會征南將軍都督僉事顧成同勦捕之其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以事獲罪可與步騎三四千俾之立功寧都督湯都督嘗領兵爲楚湘二王宿衛駐營黔陽辰溪之地二人亦令從征宋都督劉都督亦各與軍一二萬俾自當一路仍先檄思州宣

皇祖四... 卷...
慰司土官轉運糧餉以足軍用○復遣錦衣衛指揮譚全等諭古州從征將士曰兵征既久未見成功益齊讓老矣且無智謀宜不能馭將士也今特命左軍都督楊文佩征虜前將軍印代齊讓爲總兵爾諸將士當思奮力決戰以益前愆

冬十月巳卯朔丙戌遣使勅征虜前將軍都督楊文等曰十月七日齊讓已遣武昌左衛指揮朱俊械蠻寇林寬及潭洞賊首楊通秀至京觀其人皆庸懦愚人宜不能爲此亂計諸蠻中必有桀驁者爲謀主特愚弄林寬楊通秀嗾其倡亂事急則令其來降爲緩兵之計乃其狡謀也作亂

之原實在諸洞蠻酋今寬等具言諸蠻詭詐狀爾等宜次第捕滅其令寬等投降皆是虛詐意在沮我大軍若大軍遠行必於中途設伏掩我不備慎毋遠掠楊文至軍去齊讓營百里先令叅將何清等領騎步同指揮譚全散騎舍人劉天錫等詣讓營中宣詔收平羗將軍印送讓赴京其副將宋晨胡冕仍令從征立功

十二月巳卯朔乙巳遣思倫發還雲南勅諭之曰古語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蓋人心之所在卽天理之所在善治民者必求夫民情焉今爾思倫發長有平緬一方而與民心好惡不同故爲下人之

所不容而歸於我朕思爾以父祖世澤民故推之今一旦失民之心背國之俗棄墳墓離親戚而來久而不歸則境土非爾有矣然是非不可不明天討不可不正已遣將問罪刀幹孟故命爾還舊邦賜黃金百兩白金百五十兩鈔五百錠以遣之又勅西平侯沐春曰思倫發窮而歸我當以兵送還其土若至雲南令且止怒江遣人往諭刀幹孟毋爲不臣必歸而主如其不從則聲其罪以討之

洪武三十一年春二月戊申朔庚子西平侯沐春奏麓川刀幹孟請入貢且言刀幹孟叛逐其酋長思倫發恐朝廷聲罪致討故來歸欵而四備發所部忽部亦據守騰衝怒

江及景東迤外威遠等處俱已嚮化歸朝刀幹孟懼爲所攻故欲假朝廷之威以拒忽都其言入貢恐未可遽信今姑勒兵俟之 上遣人諭春曰遠夷詭詐誠有之然姑從所請以俟其變其忽都所守諸路爾可從宜撫諭若刀幹孟之虛詐當審度其宜而處之母自失事機

三月戊申朔癸亥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近聞守邊將帥多不究心如五開守禦指揮千百戶私役軍人受賄弄法以致軍伍缺少城寨不脩蠻獠竊發攻劫屯戍男女死者八百餘人皆將帥怠弛之故也自今如一衛五千六百人指揮五員則以左右前後四所分四指揮管領中所則

掌印官管之凡脩繕城池五千戶均分其土敵至且守且戰四千戶各守四門掌印指揮提調中所總四指揮而一其部伍如城壁不高壕塹不深屯種不勤則坐本管指揮千百戶之罪軍容不整器械不精操練不熟則罪分管之官其遣人往諭各衛一循前後處分慢令者究治之

夏四月丁丑朔庚辰五軍都督府及兵部臣奏言朝鮮國雖奉貢不絕而疊生釁隙請討之 上曰朕欲止朝鮮生

釁者將以安民也興師伐之固不爲難得無殃其民乎但命禮部移文責之彼若不悛討之未晚於是禮部咨其國王李旦曰曩者我 至尊卽寶位握乾符統中夏君臨萬

國於時遣使馳報四夷惟爾故高麗國王遣使朝貢雖曰知奉天命實乃效順脩睦以安三韓之民我 至尊奉天

勤民未嘗肯以兵強四夷每諭王曰靖保爾疆毋生邊釁自始至今切戒諭之自王當國以來假以入貢爲名陰說守邊將士啗以財賄羣臣屢請興師問罪我 至尊恐傷

生靈故不忍爲昔漢隋唐遼金元之時王三韓者苟有微釁卽興師致伐三韓之民受害非淺靜思兵禍孰不寒心今王疊生釁隙用招禍愆我朝非無敵愾之將問罪之師至尊之德海涵春育無所不容唐太宗不應自以爲功

矜其智能爾王國之資未嘗不竭王國之兵未嘗不潰王

國之民未嘗不疲也我 至尊智並日月功邁三王聖神
文武豈太宗之可及乎且古人布令陳詞少失恭順之體
不免勤兵遠征今王數生邊釁於我海嶽山川之神必昭
鑒於爾已嘗諭王改圖以全一國生民之命今王詭詐猶
爾可謂明不畏朝廷幽不畏鬼神下不恤民命矣中國距
爾三韓甚邇安可不責而正之乎雖責之其實教之也雖
教之其實愛之也 至尊之仁如此王之不悛何也若縱
王所爲專尚詐謀是教人不臣也如王有不臣之人亦何
利哉王之左右皆佻儇儉巧不務以道導王專構禍以殃
民其得罪於上下神祇昭昭矣鄭總至京罪已承伏而鄭

道傳者王尚信用豈非王無悛過之心乎王宜深思熟慮
以保三韓毋貽後悔○乙酉勅 燕王曰邇聞塞上烽火
數警此胡虜之詐彼欲誘我師出境縱伏兵以邀我也不
可墮其計中烽火之處人莫宜近雖望遠者亦須去彼三
二十里今秋或有虜騎南行不寇大寧卽襲開平度其人
馬不下數萬豈可不爲之慮可於西涼召都指揮莊德張
文傑開平召劉真宋晟二都督遼東召武定侯郭英等會
兵一處遼王以都司及護衛馬軍悉數而出北平山西亦
然步軍須十五萬布陣而待令武定侯劉都督宋都督翼
於左莊德張文傑都指揮陳用翼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

皇祖四法卷十二
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使彼胡虜莫知端倪則無不勝矣兵法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爾其察之

五月丁未朔戊午勅左軍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爲將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

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國之門戶今以爾爲總兵往北平

叅贊 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 燕谷寧三府護衛

選揀精銳馬步軍士隨 燕王往開平隄備一切號令皆

出自王爾奉而行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慎毋貳心而有

疑志也○乙亥勅 燕王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

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

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

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爲長攘外安內非汝而誰已命

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英總遼東都司并遼府

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又

安黎民以答 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慎之勿

怠

皇祖四大法後跋

右

皇祖四大法十二卷臣何棟

如輯既刻成以示臣王納
諫浣讀再四乃敢述所聞
見以綴末簡臣聞自昔所

云摹聖之難有如繪天夫
天則信難繪矣而銅儀圭
影其所測合徃、微中若
金之在范不爽其度是何
故夫非以法在耶法者人
之為也其未始有法而不
容不有法者非人之為也
天也故夫與世者所以之
人也與道者所以之天也
惟

聖生知篤於道而不沿於世
本乎天以鑄人牖於性以



原件短缺

P2下半页缺



